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六十九

學海堂

質齋遺稿

寶應劉州倅

玉麈

著

虞書肆類于上帝孔傳肆遂也按何休注公羊引尙書肆觀東

后肆作遂史記亦引作遂是肆當訓爲遂然據說文引肆類于

上帝之肆作𡗗義不得訓遂矣說文曰𡗗脩毫獸

一曰河內名豕从互下象

毛足讀若弟互音𡗗豕之頭象其銳而上見

𡗗正曰𡗗脩毫陸德明音義曰𡗗又作

隸𡗗正𡗗子隸隸又作肆注𡗗正眾家本多作肆然則肆卽𡗗

正之肆又卽說文之𡗗矣互豕頭也𡗗豕毛足也豕古文作𡗗

布从互則爲𡗗豕从互則爲豕豕與𡗗實一字豕卽易豕象之

豕陸德明音義曰豕斷也斷之義爲析由全體析之而成爻故

曰豕豕字卽𡗗義不得作肆肆爲全不爲析也汗簡云庶石經

作𦍋从二豕也說文云𦍋𦍋屬从二豕也說文又云𦍋古文作𦍋虞書𦍋類于上帝然則肆本作𦍋析之則𦍋併之𦍋𦍋爲兩牲同陳之象其義當得爲全𦍋與肆同音故今文作肆爾詩楚茨二章或肆筵肆其骨體於俎小子職羊肆注鄭司農曰體薦全烝也鄭箋詩用司農說則肆者全體也肆訓爲全故周禮小胥曰全爲肆肆本从二豕故義得爲全周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烝升也謂全體而升于俎卽大司徒職所謂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肆用全牲爲郊祭之大名故書言肆類于上帝也若夫飫有房烝房猶半也饗有殽烝殽猶折也少牢之升右胖胖猶判也少儀之致左肩皆體解節折以陳之惟祀上帝始得羞其全故名之曰

肆又案周禮肆師云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案祭法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鄭注皆破宗爲禋昭元年左氏傳子產云水旱厲疫之不時于是乎禋之說文引禮亦云雩禋祭水旱是禋卽宗也黨正職曰春秋祭禋注云雩祭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是禋祭爲位與社同社宗猶云社禋也王肅注尙書六宗亦兼及泰昭坎壇幽禋雩禋之祀是禋卽爲宗肆師之社宗與虞師之六宗畧同也至其曰上帝曰大神曰山川皆與虞書合而又統屬於肆師肆師之職首曰立大祀用玉帛牲牷之言全也

古文雅作全穆天子

傳官人陳牲牷五具又云蠲齊牲特

全爲肆故舉肆以名其職然則周禮肆師類

造上帝卽虞書肆類于上帝矣小宗伯職曰凡天地之大裁類

社稷宗廟則爲位禱祈之類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巡
守之類也大正文王曰是類是禡尔正曰禡師祭行師之類也
類各不同而其爲非時祭天則同祭雖非時禮類正祭牲用全
烝故首冠之以肆重天祀也而解者乃訓肆爲遂肆字从聿聿
遂也故訓與聿同孔安國漢人在許慎前豈不見古文禘字而
訓爲遂乎或疑孔傳爲晉人譌作蓋非無稽矣

劉文淇謹案說文肆極陳也毛

公詩傳云肆長也全體在俎非若體解節折短縮故曰肆說文
禘脩毫獸脩有長義故古文借禘爲肆段君說文注以禘爲肆
之借假而不能申說其義得此爲
尔疏通證明經義昭然若發矇矣

詩得此戚施尔雅詁詩作戚施說文引詩作齔黿戚施之義毛
傳曰戚施不能仰者也釋訓戚施面柔郭璞曰面柔之人常俯
似之也賈逵注國語曰戚施僂也薛君傳韓詩曰戚施喻醜惡

也夫曰常俯曰不能仰曰柔曰僂止解得一戚字至曰醜惡則
賅括矣然未分晰也惟許氏則曰鼃言其皮鼃鼃言其行鼃

鼃以鼃鼃二字狀其行來之態注釋家所未嘗見及者彼邱中
有麻之詩曰將其來施施孟子曰施施從外來卽此戚施之施

也蓋詹諸之體出口侈口豐前耀後皤腹短脰蚘蚘鉏鋸縉胡
蹢躅性則蜉蝣縱體甚難故淮南譏其不能捕蚤而人之舒遲

其行者往往似之故詩傳曰施施難進之意箋曰舒行伺閒毛

鄭之說與許氏合乃孟子趙岐注曰扁扁喜悅之兒夫齊人厭

飽酒肉歸于其室邪施而行驕態盡出殆亦如詹諸之鼃鼃然

若但以爲扁扁喜悅則未盡形容矣至集韻謂蝻蟻說文虫部

也類篇云

爲蝻玉篇謂蝻似蝦蟇而居陸蝻謂旁行旁行卽斜

鼃亦作蟻

行也賈誼賦庚子日斜史記作日施索隱曰施猶斜也此義訓

施字尤為明確故竝及之

薛傳均謹案說文晡日行晡晡也此即史記日施之正字小司馬訓斜亦

有所本或謂戚施之施如蝨斯之斯皆為助語之文得此疏證自了然矣

詩有瞽設業設虞

說文云篆文虞今作刀上虛非

案尔疋大版謂之業郭璞曰

築牆版也故載之釋器不載于釋樂自毛公引尔疋釋詩孫叔

然引詩釋尔疋競指為縣鍾磬之版然則詩曰縮版以載何以

稱與竊攷靈臺之詩曰虞業惟椋賁鼓維鏞詩作虞業說文引

詩作巨業玉篇巨大也書傳賁大也賁與巨竝訓為大賁鼓正

對巨業為言巨業即所謂大版謂之業業字从辛

讀若泥

从巾辛

象辛嶽相並出也巾象版也或曰周禮春官典庸器設筍虞杜

子春日橫者為枸

即筍字

植者為鏐

即虞字

禮記檀弓有鍾磬而無

筍虞注橫曰箕植曰簾箕簾卽筍虞字凡書傳稱縣鍾磬之格類以筍

虞竝稱茲何以不曰筍虞而曰業虞與案孫叔然曰業所以飾

筍刻版捷業如鋸齒也許叔重曰業大版捷業如鋸齒以白畫

之鉏鋸相承也徐鉉曰業謂筍虞上橫版鋸齒刻之凡一層齒

縫掛八鍾兩層故云相承也按兩層謂編鍾之格然則諸云鋸齒但刻于

業不刻于筍則業固與筍殊矣至漢禮器制度謂刻筍爲龍頭

及領案領三禮圖引作顧考工記注顧長胍貌胍項也通典樂縣注謂飾箕以飛龍此

自爲筍飾淮南子謂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鍾虞此別爲虞飾禮

明堂位謂夏后氏之龍箕虞此又兼爲筍虞之飾然攷工記曰

鱗屬以爲箕鱗屬卽龍屬也周時但刻龍于筍耳筍飾與業飾

不同故詩云設業不云設筍也或曰虞距也拊也說文作虞云

皇清經解 卷五 劉州倅璧齋遺稿 四

虞或作鑠从金虞則虞宜鑄金爲之而尔疋云木謂之虞何與
案三輔舊事曰秦始皇斂天下銅鐵皆著咸陽鑄作銅鑠史記
云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鋦爲鍾鑠則是鑄金爲虞
自始皇始也劉子政說苑曰秦博士對始皇撞千石之鍾立萬
石之虞上林賦亦云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虞張揖注曰虞獸
重百二十萬斤以俠鍾質重如此非鑄金不可要亦惟始皇爲
之耳外傳曰周景王將鑄無射單穆公云先王之制鍾也大不
過鈞量不過石夫鍾體旣不過鈞石則虞固不須鑄金爲之周
禮爲筭虞之職屬在梓人莊子亦曰梓慶削木爲鑠魯侯問其
術則是周時之虞惟用木而已至離騷云蕭鍾兮瑤簴長楊賦
云建碣磻之虞自是侈言盛飾非必以玉石爲之也但鍾虞與

磬虞不同西京賦曰洪鍾萬鈞猛虞趙趙負筍業而餘怒乃奮
翅而騰驤賈誼簋賦曰攷太平以深志象巨獸以屈奇又云指
高角之峩峩負大鍾而欲飛此所謂羸屬以爲鍾虞也至磬虞
之飾則有考工記云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蹇腹其狀葢如
鳥然所謂羽屬以爲磬虞也若夫植筍于虞覆業于筍詳察而
施設之則春官視瞭之事雅詩又云崇牙樹羽案明堂位曰夏
后氏之龍簋虞殷之崇牙周之璧翬孔疏謂璧翬卽樹羽也案
崇牙璧翬旣爲簋虞之飾又爲旌旗之飾又爲棺匱之飾或雕
于木或繪于繒或畫于布因物致飾而不異其名者葢其飾同
也故以爲崇重也牙互也葢重累交互之象樹豎也羽聚也葢
豎立叢聚之文立此文飾隨事施之何所不可而不必定有是

物如必求其物以寔之以牙爲齒牙羽爲毛羽則寔之拘牽矣

詩又云應田縣鼓箋曰田當作輦讀如導引之引聲轉字誤變而爲田

孔疏輦字以東爲聲旣轉去東唯有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

作田案古田陳同聲字亦相通詩言應田縣鼓者縣鼓大鼓應

鼓小鼓小鼓應和大鼓曰應故應鼓必及縣鼓陳之不必曲爲

之說也又孔疏引明堂位曰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縣

鼓是周法鼓始在縣案鬻子曰大禹爲銘于簋虞曰敎寡人以

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鍾夫簋虞之銘而有擊鼓之說是鼓得有

簋虞可知大正靈臺之詩曰虞業維樅賁鼓維鏞虞業與賁鼓

連文是鼓亦有虞業可知故是詩亦于設業設虞之下而曰應

田縣鼓但愚以爲縣鼓與縣鍾磬不同如縣鼓之法亦如縣鍾

磬結紉垂繩于上以物繫之則揮桴者力著積環

考工記環如積環謂革調

急也必致前卻往來難以中鼓節矣竊思夏之鼓足者鄭氏所謂

足四足四木承之也殷之鼓楹者楹如桓楹兩木俠之也周之

鼓縣者畧如三禮圖建鼓之狀一木戴之也歷代既異其名或

亦遞減其數姑識之以俟博攷

文洪謹案莊子天運篇又奚饒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建

鼓可負是一木戴之之證

傳均謹案許書正體作虞篆文省作虞今體殆亦因省文而譌也又案樂苑文王樂名巨業則虞

業之爲巨業也亦非孤證又案棟之正字作輶在說文巾部几

經多書作輶者亦寫官移易其偏有耳竊疑鄭箋易田作輶當

亦據三家詩而改之康成注周禮合奏鼓輶下直引詩云應輶

懸鼓豈有據自改之詩而竟若天下通行者乎晉儒郭景純號

爲博雅其注余正小者謂之應亦直引詩文作輶更可知康成

之斷非意改矣

劉寶楠謹案詩東山箋云古者聲寘填塵同

釋文案陳完奔齊以國爲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

此以應田爲應陳其義卽本鄭氏應陳縣鼓猶云陳應縣鼓顛

周禮漿人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按禮記內則飲有醴酏
漿水醴濫注云濫涼也疏云鄭司農以醴與醫爲一物然則內
則所稱與漿人之六飲符矣或曰鄭康成曰紀莒之間名濫爲
諸是濫卽諸也王肅曰諸菹也劉熙曰諸儲也然則濫非諸之
謂與案孔冲遠曰桃諸梅諸謂桃菹梅菹說文菹酢菜也齊民
要術云酢漿煮菜爲菹也周禮七菹一曰韭菹二曰菁菹菁韭
華也內經素問藏氣瀆時論以韭爲酸物岐伯曰心色赤宜食
酸小豆犬肉李韭皆故齏字从韭韭性本酸故取用爲齏亦爲菹然則古人菹用
桃梅蓋亦以其性酸與又案大戴禮夏小正曰五月煮梅以爲
豆實六月煮桃以爲豆實詩毛傳曰豆薦菹醢醢人羞豆以菹
實之然則豆實惟菹煮桃梅以充之則爲桃菹梅菹菹與諸儲

聲相邇故爲諸亦爲儲爾孔氏又謂桃諸梅諸卽今之藏桃藏梅周禮謂之乾棹說文棹乾梅之屬諸爲乾棹可藏可儲故釋名曰桃

諸藏以爲儲待給冬月用之也又曰桃濫者水漬而藏之其味

濫濫然而酢也藏諸乾棹漬之以水其酢乃出鄭氏所謂濫以

諸和水者此與乾之爲諸漬之爲濫實并屬一物此諸之卽爲

濫也管子曰冬日不濫夏日不煬不煬畏熱不濫畏寒故濫亦

爲涼涼與濫義相通而聲因以轉此濫之卽爲涼也又案後漢

書郭玉傳曰醫之言意也故醫又爲醢鄭氏曰醢梅漿左氏傳

曰醢醢鹽梅以烹魚肉孔注尙書曰鹽酸梅醋古無醋古之梅

卽今之醋然則梅漿者梅醋也又案劉氏謂桃濫味酢說文曰

酢醢也玉篇曰酢酸也古之酢卽今之醋說文曰醋客酌主人也徐鍇引易曰可以

醕醋才各反玉篇曰酢且
故切今音昨爲酬酢字

然則桃濫者桃酢也晉公遺語云唐

世風俗最重桃花酸此亦桃可作酸之證尙書洪範木曰曲直
曲直作酸孔傳曰酸木實之性月令春其味酸鄭注曰酸木之
味內經陰陽應象論岐伯曰風生木木生酸然則酸出于木桃
梅尤甚故取以作之蓋亦從其類與然而亦有別矣桃梅竝能
作酸而其味之成也曰濫曰涼其字从水味稍薄矣曰醫曰醕
其字从酉味較厚矣酒正辨四飲曰掌其厚薄之齊故漿人內
則竝析而二之歟或曰涼醫并爲酸物周官何以不列于醕人
與案說文曰醕酸也列子蠛蠓一名醕雞荀子醕酸蚋聚然則
醕爲酸物故蚋以之聚蠛蠓亦以之名也醕與涼醫并爲酸物
而周官分掌之者一以佐食一以佐飲故也許叔重曰作醕以

鬻

說文鬻鬻也。从鬻，鬻聲。徐鍇曰：麋即鬻也。融六反。鬻或省从米作鬻。

以酒鬻即鬻也。煮米為之。

而加以酒味之醲厚，可知味醲則濁，食宜濁，飲宜清，醯與涼，鬻

周官分掌之義至精矣，故不可以無辨。

傳均謹案：許書之鬻，即今世所稱之粥也。粥雖

俗體亦从米得聲，與今音相違。今世行粥廢鬻，亦由鬻字艱于書寫耳。

曲禮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鄭注：彗，竹帚。按說文曰：策

馬，箠也。說文所謂驅遲者也。

今說文鞭字注云：驅也。蓋脫去遲字。

古者用革以朴皐

人亦以驅馬，故其文从革。其後以竹伐革，故策箠二文竝从竹。

戴凱之竹譜云：籜，朶竹生于漢陽，時獻以為輅馬策。此用竹為

策之明證，而不聞其以竹帚也。說文曰：帚，糞也。

从又持巾，掃口內。

竹

从又持，艸字鑑。作持，性，性音莘。

凡如尔正，并馬帚。荀王彗，公羊傳：李彗，莊子